



三通小叢書

上橋

魯彥著

上海三通書局

1058

注 意

本局小叢書，爲便利讀者選購起見，特分類編列號目，並以封面紙色表示內容區別。敬請注意。

一·粉紅色(一〇〇一——二〇〇〇)

現代文學

(小說·戲曲·詩詞
隨筆·外國文學)

二·天藍色(二〇〇一——三〇〇〇)

古 文 學

三·淡黃色(三〇〇一——四〇〇〇)

自然科學·應用技術

四·鵝黃色(四〇〇一——五〇〇〇)

哲學·宗教·教育

美術·史地·語文學

五·淺妃色(五〇〇一——六〇〇〇)

社會科學

(法律·社會
政治·經濟)

三通小叢書

王魯彥著

橋
上

三通書局印行

目次

橋上	一
槍	三三
鼠牙	五五

485265

橋 上

橋

軋軋軋……

軋米船又在遠處響起來了。

上
伊新叔的左手剛握住秤錘的索子，便鬆軟下來。他的眼前起了無數的黑圈，漫山遍野的，滾着滾着朝着他這邊。

「噀！……」這聲音從他的心底衝了出來，但立刻被他的喉嚨梗住了，只從他的兩鼻低微地迸了出去。

「四十九！」他定了一定神，大聲的喊着。

「平一點吧，老板！還沒有抬起哩！」賣柴的香裏人抬着柴，叫着說，面



上露着笑容……

『瞎說！稱柴比不得稱金子！——五十一！——五十五！——五十四！——六十！這一頭夾了許多硬柴！你別人女人家怎樣燒？她家裏又沒有幾十個人吃飯！——四十八！』

『可以打開看的！不看見底下的一把格外大嗎？』

『誰有閒工夫！不要就不要！——五十二！——一把軟柴，總在三十斤以內！一頭兩把，那裏會有六十幾斤！——五十三！——五十！——』

『不好細得大一點嗎？』

『你們的手什麼手！天天細慣了的！我這碗飯吃了十幾年啦！——五十！——哄得過我嗎？——五十！』

軋軋軋……

伊新叔覺得自己的兩腿在戰慄了。軋米船明明又到了河南橋這邊，薛家村

的村頭。他雖然站在河北橋橋上，到村頭還有半里路，他的眼前却已經有無數的黑圈滾來，他的鼻子聞到了窒息的煤油氣，他看見了那隻在黑圈迷漫中的大船。牠在跳躍着，拍着水。埠頭上站着許多男女，一籬一籬的把穀子倒進黑圈中的口一樣的斗裏，讓牠軋軋的咬着，啃着，吞了下去，……

橋
伊新叔呆木地在橋上坐下了，只把秤倚靠在自己的胸懷裏。

他自己也是一個做米生意的人……不，他是昌祥南貨店的老板，他的店就開在這橋下，街頭第一家。他這南貨店已經開了二十三年了。十五歲在北碚市學徒弟，二十歲結親，二十四歲上半年生大女兒，下半年就自己在這裏掛起招牌來。隔一年，大兒子也出世，正所謂「先開花後結果」，生意便一天比一天好了。起初是專賣南貨，帶賣一點紙筆，隨後生意越做越大，便帶賣醬油，火油，老酒，又隨後帶賣香烟，換銅板，最後纔雇了兩個長工轟穀舂米，帶做米生意。但這還不夠，他又做起「稱手」來。起初是逢五逢十，薛家村市日，給

店門口的販子拿拿秤，後來就和舂裏人包了白菜，蘿菔，毛筍，杏子，桃子，西瓜，脆瓜，冬瓜……他們一船一船的載來，全請他過秤，賣給販子和顧客。日子久了，舂裏人的柴也請他兜主顧，請他過秤了。

三 他忙碌得幾乎沒有片刻休息。他的生意雖然好，却全是他一個人做的。他的店裏沒有經理，沒有賬房，也沒有夥計和徒弟，他的唯一的幫手，只有伊新孀一個人。但她不識字，也不會算賬，記心又不好。她只能幫他包包幾個銅板的白糖黃糖，代他看看店。而且她還不能久坐在店裏，因為她要洗衣煮飯，要帶孩子。而他自己呢，沒有人幫他做生意，却還要去幫別人的忙，無論誰托他，他沒有一次推辭的。譬如薛家村裏有人家辦喜酒，做喪事，買菜總是請他去的，因為他買得最好最便宜。又如薛家村裏的來信，多半都由昌祥南貨店轉交的。誰家來了信，他總是偷空送了去，有時唸給人家聽了，還給他們寫好回信，帶到店裏，誰到北碚市去，走過店外，便轉托他帶到郵局去。

他吃的是鹹菜，穿的是布衣，不愛賭也不吸煙，酒量是有限的，喝上半斤就紅了臉。他這樣辛苦，年青的時候是爲的祖宗，好讓人家說說，某人有一個好的兒孫；年紀大了，是爲的自己的兒孫，好讓他們將來過一些舒服的日子。他是最愛體面的人，不肯讓人家說半句批評。當他第二個兒子纔出世的時候，他已經做了一樁大事，把他父母的坟墓全造好了。『錢用完了，可以再積起來的，』他常常這樣想。果然不到幾年，他把自己的壽穴也造了起來，而且把早年死的阿哥的坟也做在一道。以後他便熱熱鬧鬧的把十六歲的大女兒嫁出去，給十歲的兒子定了媳婦。到大兒子在上海做滿三年學徒，賺得三元錢一月，他又在薛家村盡頭架起一幢三間兩衙的七架屋了。

然而他並不就此告老休息，他仍和往日一樣的辛苦着，甚至比從前還辛苦起來。逢五逢十，是薛家村的市日，不必說。二四七九是橫石橋市日，他也站在河北橋橋上，攔住了一二隻往橫石橋去的柴船。

「賣得掉嗎？」喬裏人問他說。

「自然！卸起來吧！包你們有辦法的！」

怎樣賣得掉呢，又不是逢五逢十，來往的人多？但是伊新叔自有辦法。薛家村裏無論那一家還有多少柴，他全知道。他早已得着空和人家說定了。

「買一船去，阿根嫂！」他看見阿根嫂走到橋上，便站了起來，讓笑容露在臉上。

「買半船吧！」

「這柴不錯，阿根嫂，難得碰着，就買一船吧！五元二角算，今天格外便宜，總是要燒的，多買一點不要緊！——喂！來抬柴，長生！」他說着，提起了秤桿。

「五十一！——四十九！——五十三！……」

軋軋軋軋……

軋米船在薛家村的河灣那裏響了。

伊新叔的耳朵彷彿塞了什麼東西，連自己口裏喊出來的數目也聽不清楚了。黑圈掩住了手邊的細小的秤花，罩住了柴擔和畚裏人，連站在旁邊的阿根嫂也模糊了起來。

橋

『生意真好！』有人在他的耳邊大聲說着，走了過去。

伊新叔定了一定神，原來是辛生公。

上

『請坐，請坐！』他像在自己的店裏一樣的和辛生公打着招呼。

但是辛生公頭也不回的，却一逕走了。

伊新叔覺得辛生公對他的態度也和別人似的異樣了。辛生公本是好人，一見面就慣說這種吉利話的。可是現在彷彿也含了譏笑的神情，看他不起來了。

軋軋軋……

軋米船又響了。

7

牠是正在他造屋子的時候來的。屋子還沒有動工的時候，他已經聽到了北碚市永泰米行老板林吉康要辦軋米船的消息。他知道軋米船一來，他的米生意就要清淡下來，少了一筆收入。但是他的造屋子的消息也早已傳了開去，不能打消了。倘若立刻打消，他的面子從此就會失掉，而且會影響利生意的信用上來。

『機器米，吃了不要緊嗎？』他那時就聽到了一些人對他試探口氣的話。『各有各的好處！』他回答說，裝出極有把握的樣子，而且索性提早動工造屋了。

他知道軋米船一來，他的米生意會受影響，但他不相信會一點沒有生意。他知道薛家村裏有許多人怕吃了機器米生腳氣病，同時薛家村裏的人幾乎每一家都和他有相當的交情。萬一米生意好，他也儘有退路。他原來是開南貨店兼做雜貨的。這樣生意做不得，還有那樣。他全不怕。

但是林吉康彷彿知道了他提早動工的意思，說要辦軋米船，立刻就辦起來了。正當他豎柱上樑的那一天好日子，軋米船就駛到了薛家村。

軋軋軋……

這聲音驚動了全村的男女老小，全到河邊來看望這新奇的怪物了。伊新叔只管放着大爆仗和鞭爆，却很少人走攏來。船正靠在他的鄰近的埠頭邊，彷彿故意對他來示威一樣。那是頭一天。並沒有人抬出穀子來給牠軋。牠軋的穀子是自己帶來的。

上

軋軋軋……

這樣的一直響到中午，軋米船忽然傳出話來，說是今天下午六點鐘以前，每家抬出一百斤穀來軋的，不要一個銅板。於是這話立刻傳了開去，薛家村裏像造反一樣。穀子一擔一頭的挑出來抬出來了。不到一點鐘，穀袋穀籮便從埠頭上一直擺到橋邊，擠得走不通路。

軋軋軋……

這聲音沒有一刻休息。黑圈呼呼的飛繞着。一直迷漫到伊新叔的屋子邊。伊新叔本來是最快樂的一天，覺得他的一生大事，到今天可以說都已做完了，給軋米船一來，却弄得落入了地獄裏一樣，眼前一團漆黑。這軋軋軋軋的聲音簡直和刀砍沒有分別。他的年紀已經將近半百，什麼事情都遇到過，一隻小小的軋米船本來不在他眼裏，況且他又不是專靠賣米過日子的。但是牠不早不遲，却要在他豎柱上樑的那一天開到薛家村來，這預兆實在太壞了：他幾乎對於一切事情都起了恐慌，覺得以後的事情沒有一點把握，做人將要一落千丈了似的。他一夜沒有睡熟。軋米船一直響到天黑，就在那裏停過夜。第二天天纔亮，牠又在那裏響了。這樣的一直軋了兩天半，纔把頭一天三點半以前抬來的穀子統統軋完。有些人家抬出來了又抬回去，抬回去了又抬出來，最後纔軋好。

伊新叔的耳內時常聽見一些不快活的話，這個說這樣快，那個說這樣方

便。薛家村裏的人沒有一個不講到牠。

『看着吧！』他心裏暗暗的想。他先要睜着冷眼，看牠怎樣下去。有些東西起初是可以哄動人家的，因為牠希奇，但日子久了，好壞就給人家看出了。這樣的事情，他看見過好多。

橋

軋米船以後常常來了。牠定的價錢是軋一百斤穀，三角半小洋，伊新叔算了一算，價錢比自己請人襲穀舂米並不便宜。譬如工人，一天是五角小洋，一天做二百斤穀，加上一斤老酒一角三分，一共六角三分就夠了。飯菜是粗的，比不得裁縫。鹹齋，海蜇，龍頭蜆，大家多得很，用不着去買，米飯也算不得多少。有時請來的不會吃酒，這一角三分就省去了。軋出來的比舂出來的白，那是的確的。可是鄉下人並不想吃白米，米白了，二百斤穀就變不得一石米。而且軋出來的米碎。軋米船的好處，只在省事，只在快。可是這有什麼關係呢？請人襲穀舂米，一向慣了，並不覺得什麼麻煩。快慢呢，更沒有關係，決沒

上

11

有人家吃完了米纔磨穀的。

伊新叔的觀察一點不錯，軋米船的生意有限得很。大家的計算正和伊新叔的一樣，利害全看得出來，而且許多人還在講着可怕的話，誰在上海漢口做生意，吃的是機器米，生了好幾年腳氣腫病，後來回到家裏吃糙米，纔好了。

一個月過去了，伊新叔查查賬目，受到的影響並不大。只有五家人家向來在他這裏糴米的，這一個月裏不來了。但是他們的生意並不多，一個月裏根本就吃不了幾斗。薛家村裏的人本來大半是自己請人磨的。糴米吃的人或者是因爲家裏沒有磨穀的器具，或者是因爲沒有現錢買一百斤兩百斤穀，纔到他店裏來另碎的糴米吃，而且他這裏又可以欠賬。軋米船搶去的這幾家生意，因爲他們比較的不窮，却是家裏還購不起磨穀器具的。軋米船最大的生意還是在那些有穀子有磨具的人家。但這與他並沒有關係。

兩個月過去，五家之中已經有兩家又回到他店裏來糴米，軋米船的生意也

已比不上第一個月，現在來的次數也少了。

『那裏搶得了我的生意！』伊新叔得意的暗暗地說。他現在全不怕了。他只覺得軋米船討厭，老是烏煙瘴氣的軋軋軋響着。尤其是他豎柱上樑的那天，故意停到他的埠頭邊來，對他做出嚇人的樣子。但是他雖然討厭牠，他却並不罵牠。他覺得罵起牠來，未免顯得自己的度量太小了。

『自有人罵的。』他心裏很明白，軋米船搶去的生意並不是他的。牠搶的是那些給人家龔穀舂米的人的生意。軋米船在這裏軋了二百斤穀子，就有一個人多一天閒空，多一天吃，少收入五角小洋。

『餓不死我們！』伊新叔早已聽見有人在說這樣又怨又氣的話了。

那是真的，伊新叔知道，他們有氣力拉得動龔，拿得動舂，挑得動担子，那一樣做不得，何況他們也很少人專門靠這碗飯過日子的。

『一隻大船，一架機器，用上一個男工，一個寫賬的，一個徒弟，看牠怎

樣開銷過去吧！」他們都給牠估量了一下，這樣說。

但是這一層，軋米船的老板林吉康早已注意到了。他有的是錢，他在北碚市開着永泰米行，萬餘木號，與昌綢緞莊，隆茂醬油店，天生祥南貨店，還在縣城裏和人家合開了一家錢莊。他並不怕先虧本。他只要以後的生意好。第三個月一開始，軋米船忽然跌價了。以前是一百斤穀，三角半小洋，現在只要三角了。

這真是大跌價，薛家村裏的人又哄動了。自己請人糶穀的人家都像碰到了好機會，紛紛抬了穀子到埠頭邊去。

『吃虧的不是我！』伊新叔冷淡的說。他查了一查這個月的米生意，一共只有六家老主顧沒有來往。他睜着冷眼旁看着，軋米船的生意好了一回，又慢慢的冷淡下去了。許多人已經在說軋出來出的糶糠太碎，生不得火，細糠却太粗，餵不得鷄，只能賣給養鴨子的，價錢賣不到五個銅板，只值三個銅板一斤，

還須自己篩了又篩。要礱糠粗，細糠細，大家寧願請人來先把穀礱成糙米，然後再請軋米船軋成熟米。但這樣一來，不能再叫人家出三角一百斤，只能出得一角半。

橋
軋米船不能答應。寫賬的說，拿穀子來，拿米來，在他們都是一樣的手續。一百斤穀子只能軋五斗米，一百斤糙米軋出來的差不多仍有百把斤米，這裏就已經給大家便宜了，那裏還可以減少一半價錢。一定要少，就少到二角半，不能再少了。薛家村裏的人不能答應，寧可仍舊自己請人礱好舂好。

上
於是伊新叔親眼看見軋米船的生意又壞下去了。

『還不是開銷不過去的！』他說，心裏倒有點痛快。

15
『這樣賺不來，賺那樣！』軋米船的老板林吉康却忽然想出別的方法來了。他自己本來在北碚市開着永泰米行的，現在既然發達不開去，停了又不
好，索性叫軋米船帶賣米了。

現在軋米船纔成了伊新叔的真正的對頭了。牠把價錢定得比伊新叔的低。伊新叔歷來對人謙和，又肯幫別人的忙，又可以做賬，他起初以為這項生意誰也搶他不過，却想不到軋米船把米價跌了下來，大家爭着往那裏去買了。上白，中白，到還不要緊，吃白米的人本來少，下白可不同了，而軋米船的下白，却偏偏格外定得便宜。

「這東西害了許多人，還要害我嗎？」他自言自語的說。扳起算盤來一算，照牠的價錢，還有一點錢好賺。

「就跌下來，照你的價錢，看你搶得了我的生意不能！」伊新叔把米價也重新訂過了，都和軋米船的一樣：上白六元二角算，中白五元六角算，下自由五元算改成了四元八角。

伊新叔看見軋米船的生意又失敗了，薛家村裏的人到底和伊新叔要好，這樣一來，又全到昌祥南貨店來糴米了，沒有一個人再到軋米船去糴米。

「機器米，滑頭貨！吃了生腳氣病，那個要吃！」

林吉康看見軋米船的米生意又失敗了，知道是伊新叔也跌了價的原因，他索性又跌起價來。他把上中白的米價再跌了五分，下白竟又跌了一角。

伊新叔扳了一扳算盤，也就照樣的跌了下來。生意仍是伊新叔的。

然而林吉康又跌米價了：下白四元六。

伊新叔一算，一元一角算潮穀，燥乾扇過一次，只有九成。一石米，就要四元穀本，一天人工三角半，連飯菜就四元四角朝外了，再加上房租，捐稅，運費，雜費，利息，只有虧本，沒有錢可賺。

跟着不跌呢？不跌做不來米生意。新穀又將上市了，陳穀積着更吃虧。他只得咬着牙齒，也把米價跌了價。

現在軋米船的老板林吉康彷彿也不想再虧本了。軋米船索性不來了。他讓

牠停在北碇市的河邊，休了業。

伊新叔透了一口氣過來，覺得虧本還不多，下半年可以補救的。

「瞎弄一場，想害人還不是連自己也害進在內了！」他噓着氣說，「不然，怎麼會停辦呢！」

但是他却沒有想到林吉康已經下了決心，要弄倒他。

軋軋軋……

秋收過後，軋米船又突然出現在薛家村了。

牠依然軋米又賣米。但兩項的價錢都愈加便宜了。拿米去軋的，只要一角五分，依照了薛家村從前的要求。米價却一天一天便宜了下來，一直跌到下白四元算。

伊新叔纔進了一大批新穀，拚了命跟着跌，只是賣不出去。薛家村裏的人全知道林吉康和伊新叔鬥花樣，虧是本不在乎的，伊新叔跌了，林吉康一定還

要跌。所以伊新叔跌了價，便沒有人去買，等待着第二天到札米船上去買便宜的米。

伊新叔覺得實在虧本不下去了，只得立刻宣佈不再做米生意，收了一半場面，退了工人，預備把收進來的穀賣出去。

「完啦，完啦！」他嘆息着說，「人家本錢大，虧得起本，還有什麼辦法呢！」

橋

上

然而林吉康還不肯放過他。他知道伊新叔現在要把穀子賣出去了，他又來了一種花樣。新穀一上場，他早已收入許多穀，現在他也要大批的出賣了。他依然不怕虧本，把米價跌得非常的低。伊新叔不想賣了，然而又硬不過他，留到明年，又不知道年成好壞，而自己大批的米存着，換不得錢，連南貨店的生意也不能活動了。他沒有辦法，只得又虧本賣出去。

札札札……

軋米船生意又好了。不但搶到了米生意，把工人的生意也搶到了。牠現在三天一次，二天一次，有時每天到薛家村來了。

「惡鬼！」伊新叔一看見軋米船，就咬住了牙齒，暗暗的詛咒着。他已經負上了一筆債，想起來又不覺恐慌起來。他做了幾十年生意，從來不曾上過這樣大當。

伊新叔看着軋米船的米生意好了起來，米價又漸漸高了，他的穀子賣光，穀子的價錢也高了。

「不在乎，不在乎！」伊新叔只好這樣想，這樣說，倘若有人問到他這事情。「這本來是帶做的生意。這裏不賺那裏賺！我還有別的生意好做的！」真的，他現在只希望在南貨雜貨方面的生意好起來了。要不是他平時還做着別的生意，吃了這一大跌，便絕對沒有再抬頭的希望了。

他這昌祥南貨店招牌老，信用好之外，還有一點最要緊的是地點。牠剛在

河北橋頭第一家，街的上頭，來往的人，無論是陸路水路，坐在櫃台裏都看得很清楚。市日一到，擔子和顧客全擁擠在他的店門口，他兼做別的生意便利，人家向他買東西也便利。房租一年四十元，雙間門面，裏面有棧房廚房，算起來也還不貴。米生意雖然不做了，空了許多地方出來，但伊新叔索性把南貨店裝飾起來，改做了一間客堂，樣子愈加闊氣了。到他店裏來坐着閒談的人本來就不少，客堂一設，閒坐的人沒有在櫃台內坐着那樣拘束，愈加坐得久了。大家都姓薛，伊新叔向來又是最謙和的，無論他在不在店裏，儘可坐在他的店裏，閒談的閒談，聽新聞的聽新聞，觀望水陸兩路來往的也有，昌祥南貨店雖然沒有經理，賬房，夥計，學徒，給他們這麼一來，却一點不顯得冷落，反而格外的熱鬧了。

上

但這些人中間有照顧伊新叔的，也有幫忙的人。有一天，忽然有一個人
伊新叔面前說了這樣的話：

『聽說軋米船生意很好，林吉康有向你分租一間店面的意思呢！』

伊新叔睜起眼睛，發了火，說：

『——呸！做夢！出我一百元一月也不會租給他！除非等我關了門！』他咬着牙齒說。

『這話不錯！』大家和着說。

說那話的是薛家村的村長，平時愛說笑話，伊新叔以爲又是和他開玩笑，所以說出了直話，却想不到村長說這話有來因，他已經受了林吉康的委托。伊新叔不答應，丟了自己的面子，所以裝出毫無關係似的，探探伊新叔的口氣。果然不出他所料，伊新叔一聽見這話不管是真是假，就火氣直衝。

『就等他關了門再說！』林吉康笑了一笑說。他心裏便在盤算，怎樣報這一口氣。

他現在不再顯明的急忙的來對付伊新叔，他要慢慢的使伊新叔虧本下去。

最先他只把他隆茂醬油店的醬油減低了一兩個銅板的價錢。

北碚市到薛家村只有二里半路程，眨一眨眼就到。每天每天薛家村裏的人總有幾個到北碚市去。雖然隆茂的醬油只減低了一兩個銅板，薛家村裏的人也就立刻知道。大家並不在乎這二里半路，一聽到這消息，便提着瓶子往北碚市去了。

『年頭真壞！』伊新叔嘆息着說，他還沒有想到又有人在捉弄他。他覺得醬油生意本來就不大，不肯跟着跌，想留着看看風色。

過了不久，老酒的行情却提高了。許多人在講說，是今年的酒捐要加了，從前是一缸五元，今年會加到七元。糯米呢，因為時局不太平，又將和南稻穀一齊漲了起來。

『這裏賺不來，那裏賺！』伯新叔想。他打了一下算盤，看看糯米的價錢還漲得不多，連忙辦好一筆現款，收進了一批陳酒。

果然穀價又繼續漲了，伊新叔心裏很喜歡。老酒的行情也已繼續漲了起叔，伊新跟也跌着行情走。

但是不多幾天，隆茂的老酒却跌價了。伊新叔不相信以後會再便宜，他要留着日後賣，甯可眼前沒有生意，也不肯跟着跌。於是伊新叔這裏的老酒主顧又到北碚市去了。

北碚市的隆茂醬油店跌了幾天，又漲了起來，漲了一點，又跌了下來，伊新叔愈加以為林吉康沒有把握，愈加不肯跟着走。

九月一到，包酒捐的人來了。並沒有加錢。時局也已安定下來。老酒的行情又跌了。伊新叔這時纔知道了當，趕快跟着人家跌了價。但隆茂彷彿比他更恐慌似的，賣得比人家更加便宜，跌了又跌，跌了又跌，三十個銅板的一斤老酒，竟會一直跌到二十個銅板。

伊新叔現在不能不跟着走了。別的店鋪可以把酒積存起來，過了一年半載

再賣，他可不能。他的本錢要還，利息又重，留上一年半載，誰曉得那時還會再跌不會呢！單是利上加利，也就夠了。

這一次虧本幾乎和米生意差不多，使他起了極大的恐慌。他現在連醬油也不敢不跌價了。

然而伊新叔是一生做生意的，人家店鋪的發達或倒閉，他看見了不曉得多少次。他一方面謹慎，一方面也有着相當的胆量。他現在雖然已經負了債，他仍有別的希望。

『二十幾歲起到現在啦！』他說。『頭幾年單做南貨生意也弄得好好的！』
『看着吧！』林吉康暗暗的說，『看你現在怎樣！』

他又開始叫天生祥南貨店廉價了。從北碇市到薛家村，他叫人一路貼着很觸目的大廉價廣告。這時正是年關將近，家家戶戶採購南貨最多的時候，往年逢到配貨的人家送一包祭灶果的，現在天生祥送兩包了，而且價錢又便宜了許

多。薛家村裏的人又往北碇市去了。到了十二月十五，昌祥南貨店還沒有過年的氣象。伊新叔跟着廉價起來，但還是生意不多。平日常常到他店堂裏來坐着閒談的那些人，現在也幾乎絕跡了，他們一到年關，也有了忙碌的事情。同時銀根也緊張起來，上行一家一家的來了信，開了清單來，錢莊裏也來催他解款了。

三 通 小 叢 齋

伊新叔看看沒有一點希望了。這一年來爲了造屋子，用完了錢還借了一些債，滿以爲一年半載可以賺出來還清，却不料米和酒虧了本，現在南貨又賺不得錢。倘不是他爲人謙和，昌祥南貨店的招牌老，信用好，早已沒有轉折的餘地，關上門辦倒帳了。幸虧薛家村裏的一些婆婆嫂嫂對他好，信任他，兒子又夫寄來的過年款或自己的私錢，五十一百的拿到他那裏來存放，解了他的圍。

年關終於過去了。伊新叔自己知道未來的日子更可怕，結果怎樣幾乎不願想了。但他也不能不自己哄騙着自己，說。

「今年再來過！一年有一年的運氣！林吉康不見得會長久好下去，他倒起來更快！那害人的東西，他倒了，沒有一點退路，我倒了，還可以做「稱手」過日子的！」

真的，伊新叔沒有本錢，可以做「稱手」過日子的。一年到頭有得東西稱。白菜，蘿菔，毛筍，梅子，杏子，桃子，西瓜，脆瓜，冬瓜……還有逢二四五七九的柴。

上

單是稱柴的生意也夠忙碌了，今天跑這裏兜主顧，明天跑那裏兜主顧。

「這柴包你不潮溼！」他看見品生嬪在用手插到稱把心裏去，就立刻從橋上站起來，止住了她，說。「有溼柴，我會給你揀出的！價錢不能再便宜了，五元二角算。」

「可以少一點嗎？」品生嬪問了。

「給你稱得好一點吧，」伊新叔回答說。「價錢有行情，別地方什麼價

錢，我們這裏也什麼價錢，不能多也不能少的。買柴比不得買別的東西。我自己家裏燒的也是柴，巴不得牠便宜一點的。就是這兩担嗎？——來，抬起來！

——四十八！——你看，這樣大的一頭柴，只有四十八斤，燥得真可以了！

——五十一！——五十一！——四十九！——……」

軋軋軋軋……

軋米船在河北橋的埠頭邊響起來了。

伊新叔的眼前全是窒息的黑圈，滾着滾着，籠罩在他的四圍，他透不過氣，也睜不開眼來，他覺得自己癱軟得非常可怕，連忙又拖着秤坐倒在橋上。

軋軋軋軋……

他聽見自己的心也大聲的響了起來。牠在用力的撞着。他覺得他身內的力量，全給牠撞走了，那裏面空得那麼可怕，正像昌祥南貨店一樣，門開着，東西擺着，招牌掛着，但暗地裏已經虧了本錢，棧房裏的貨，舊的完了，新的沒

有進，外面背了一身債，毛一樣的多……

『秤一斤三全，伊新叔！』吉生伯母來買東西了。

伊新叔開開櫃屨來，只剩了半斤龍眼。

他跑到棧房裏，那裏只有生了白花的黑棗。

再跑到櫃台內，拉出幾隻櫃屨來看，那裏都是空的。他連忙遮住了吉生伯母的眼光，急速地推進了櫃屨。

『賣完了，下午給你送來，好麼？』

上
吉生伯母搖了搖頭，走了。

他看見她的眼光裏含着譏笑的神情，彷彿在說：『你立刻要辦倒帳啦！我知道！』

『一聽罐頭筍！』本全嬌站在櫃台外，說。

『請坐！請坐！』伊新叔連忙鎮定下來，讓笑容露在臉上，說。一面怕她

看見不自然的神色，立刻轉過身來，走到了櫥邊。

他呆了一會像在思索什麼似的，總算找到了一聽，抹了一抹灰。

『怎麼生了銹？揀一聽好的吧！』本全嬌瞪起奇異的眼光，說。

『外面不要緊，外面不要緊！運貨的時候下了雨，所以生銹啦。你拿去不妨，開開來壞了再來換吧！』他這麼說着，心裏又起了恐慌。他看見本全嬌瞪着眼在探看他的神色，估量店內的貨物。她拿着罐頭筍走了，她彷彿在暗地說：

『昌祥南貨店要倒啦！』

『要倒啦！要倒啦！』伊新叔聽見她走出店門在對許多人說。

『要倒啦！要倒啦！』外面的人全在和着，向他這邊走了過來。

伊新叔連忙開開後門，走到了橋上。

『柴錢一總多少，請你代我墊付了吧！』品生嬌說。

這話不對，她有錢存在他這裏，現在要還了！

「我五十！」

「我一百！」

「我三百！」

「還給我！伊新叔！」

「……………」

「……………」

「……………」

軋軋軋軋…………

「把這屋子賣給我償債！」

軋軋軋軋…………

「把店屋讓給我！」

軋軋軋軋…………

長生嫂，萬福嬸，咸康伯母，阿林姪，貴財叔，明發伯，本全嬸，辛生公，阿根嬸，梅生駝背，阿李拐脚，三麻皮，……上行，錢莊……全來了，黑圈似的漫山遍野的向他滾了過來。

伊新叔從橋欄上站了起來，把柴秤丟在一邊。他知道現在連這一份行業也不能再幹下去了。他必須立刻離開這裏。

『好吧，好吧，明天是市日，明天再來！包你們有轉法的！』

他說着從橋上走了下來。

軋軋軋……

他聽見自己的脚步也在大聲的響着。

槍

太陽老是和月亮一樣白，悽愴地哭喪着臉，鉛盆似的沒有一點光彩。天上全是死沉的灰黃的天氣，凝凍着，無論那裏看不見一線青白的裂縫。太陽沒有熱，沒有力，勉強地嵌鑲在那裏，現在像在戰慄着似的，快要下墜了……

上

風時時從馬後捲了起來，呼呼地鞭着馬，拍着唐連長的背和馬鞍。馬跳着，飛一般往南奔馳。唐連長喘着氣，不時擦一擦眼睛回頭望着後面的兩個坐騎。他想緩一點走，但他的馬却像吃了驚似的，只是往前衝。這是下坡的風，風又在背後送着。

雖然春天已經來到，氣候可還不會轉暖。前後左右的田野全是一片灰黃的顏色。罌粟花的種子纔下土，綠的莖子是沒有的。沒有樹木，沒有村莊。軍隊

一開動，現在連那稀少的騾車牛車也絕跡了。空曠的死沉的田野和灰黃的天連成了一片。地面上除了他們三個坐騎之外，只有灰土在走動。兩點鐘之前，這一條路上曾經踐踏過一百幾十個人。但現在連一點足跡也沒有了。不但這樣，即使是連長的馬跡，後面的兩個坐騎追上來時也不能辨別了。

唐連長穿的是一套藍灰的簇新的軍服，現在全着了灰土，和天空與田野的顏色打成了一片，彷彿他剛從土堆下爬出來的一樣。

當他剛出發的時候，他是多麼的有精神，多麼的高興！帶兵的人是不打仗不會升職的。現在的土匪只有七八十個，他手下有一百幾十個，土匪只有幾桿舊槍，他手下的全是新式的快槍。論起地勢來，土匪是上坡的路，他是下坡的路，無論在那一個溝上守着，土匪就沒有一點辦法。

勝利是一定的！不升職，也得受賞哩！

『說不上打仗，說不上打仗！』他出發前笑嘻嘻的說，『同娃兒們要一個

把戲！』

一切作戰的計劃，他早擬定了。兩點鐘前，田連附帶着軍隊，先到金陡溝去布置。兩點鐘以後，唐連長帶着兩個護兵，也騎上了馬。

他的身體雖然瘦削，面色蒼白，可是精神抖擻，騎在馬上，挺直了背，雄糾糾的揮一揮馬鞭，甚至兩脚不必踏在馬蹬上，就飛也似的往前走了。

兩個壯年的護兵背着行裝，掛着盒子槍。跨着馬，在唐連長的馬後緊緊地跟着。

上

風越來越猛了。三匹坐騎和飛灰一道滾着動。

唐連長一口氣跑了七八里，喘起氣來。有一點水落在他的耳邊。他伸手摸了一摸軍帽下面的額角，纔知道那裏已經全是汗了。

『奶奶！』他自言自語的說，『冬天還沒有過去，就出汗啦！』

他想休息一會，但他的馬只是瘋狂地往前跑着。好不容易纔勒過半邊馬頭

來，却不料一鬆手，牠又偏過頭，疾馳了。

『禽你奶奶！』唐連長索性忿恨地鞭了兩下。

牠愈加跑得快了，跳着跳着。

一口氣又是五六里。

他漸漸覺得疲乏起來，身子前後傾側着，隨後緊緊地攀了馬鞍，支持了一會。

馬兒也乏了，喘着氣，遲緩了下來。牠的身上溼透了汗，塗上了一層厚厚的灰土。

叢書

四周沒有一個村落。只是飛騰着灰土。

風在耳邊呼呼的響着。一陣過去，一陣又來。

唐連長需要一點水喝。護兵們可帶着水袋，但那瘟馬，一聽見後面的風聲和馬蹄聲，一會兒又嚇得往前跑了。

『張娃！……張娃！……』他接連叫了幾聲，想叫後面的坐騎追到前面來，幫他止住他的馬。

但馬聲蹄聲比他的喊聲還大，沒有傳到後面。

他往後搖着手。煙塵迷漫中，護兵們沒有看得清楚。他的坐騎瞥見他揮着拳，以為將擊了下來，却越發跑得快了。

唐連長實在乏得利害了。他幾乎已經全身伏在馬鞍上。

有一樣蟲似的東西，在他心頭蠕動着，蠕動着，從這裏爬到那裏，從那裏爬到這裏，漸漸迂曲地擴大了牠的區域。牠像在吮吸着他心頭的血，他覺得自己的心頭漸漸空虛起來了。

他的四肢起了一陣戰慄。

那東西漸漸爬上來了，朝着他的喉頭。

他閉着嘴，忍住了呼吸，吮出一點唾沫來，吞了下去。

於是那東西像蛇似的在他的喉頭打了一個轉身。他喀喀地打了兩三個很長的呃逆。

但那東西並不就此安靜下來。牠仍在他的喉頭盤旋着，吮吸着，又用牠的尾巴掃着他的已經空虛的心頭。

唐連長喀喀地接連的打着呃逆，像要把那東西嘔了出來的樣子。可是牠又並不出來，只是在那裏盤旋着盤旋着。

現在唐連長完全當不住了。他已經癱軟地完全伏在馬鞍上，閉上了眼。

太陽和月亮一樣的白，鉛盆似的沒有一點光彩。天空和田野一樣，凝凍着死沉的灰黃的天氣。

然而太陽將要下墜了。唐連長已經看見牠在那裏戰慄，天空在旋轉。他聽見了一種洪大的聲音，山崩地裂的從天上響了起來。田野在搖蕩，在跳躍。他的坐騎彷彿已經離開了地面，在半空中滾着一般。

唐連長不能再支持了。他早已失去了他的四肢。他現在只有一顆空虛的心，但那也不像是他所有的一樣，一點不能鎮壓住。

馬兒在半空中滾着，翻着跟斗。

他從馬鞍上滑了下來。……

橋

後面的兩個坐騎立刻停住了。

他聽見他的護兵在他的旁邊驚駭地說着什麼，在檢查他的身體。

上

他知道自己臥在柔軟的灰土上，並沒有受傷。難受的是他的心。牠被那蟲似的東西吮吸得全空了。他沒有一點力。他不能指揮自己的身體。

39

『連長！』他聽見張娃在叫他，但他沒有氣力回答。張娃扳開他的嘴灌了幾口溫水。然而那也是艱難的。他沒有力吞咽。他想奪去他們的水袋，揮着手叫他們走開。但他的手並沒有力，只是灘軟的擱在他身邊，彷彿已經不是他有的一樣。

『奶奶！』他氣憤地罵着，却發不出聲音來，連嘴唇的噙動都沒有。

『畢噉！』他想。

他睜開眼睛，什麼也看不見。世界和墨一樣的黑。

有人拉住了他的兩手，他的腳沒有落地，身子却動了起來。他聽見耳邊的喘息聲和腳步聲。他心裏很明白，知道現在張娃背着他走了。

然而那是多麼的難受，張娃的背緊緊地壓住了他的心頭。他的心頭原來就已被那蛇似的東西吮吸得空虛了的，現在給他緊緊地壓着，彷彿連那微弱的心跳和那奄奄的氣息都停止了。

『畢噉！』他想。

但是張娃好像懂得了他的意思似的，已經把他站放在地上，抱着他的腰，使他透了一口自由的氣。

『林娃！趕快把氈子打開來！』張娃的聲音

唐連長被臥放在地上了。他的心又開始微弱地跳動起來。

『奶奶！』他忽然聞到了一種怪難受的氣息，又接連打了幾個艱難呃逆。

『怎麼把我放在這樣髒的地方！那明明是矢的氣息！』他憤怒地想，但依然沒有氣力發出聲音來。

『快些點燈！』張娃叫着說。

唐連長立刻有了希望了。他知道這「點燈」的意義。只要燈一點起，他就不要緊了。

上

他的心頭好空虛，正急切地需要一樣東西哩。

『連長！不要緊嗎？』

他聽見張娃蹲在他的身邊了。

盒子的聲音，杆子的聲音，盅子的聲音，槍的聲音……

唐連長的心頭突然輕鬆了許多。一陣稠密的氣息從他的鼻子沁入了他的心

頭，他像做夢似的漸漸醒來了。他的眼前一會比一會亮了起來。

那是發着白光的螢火蟲一樣的小燈。他們在一個陰暗的，狹窄的，低矮的土窰裏。風在土窰的外面呼號着。外面射着刺目的白茫茫的光，使他又立刻把目光轉到了窰裏。

張娃的額上被燈光映照出一顆一顆豆大的汗珠，急忙地燒着煙泡，顯然他是非常着急了。只有那林娃，却和平時一樣的沒心肝，這時又不曉得走到那裏去耍了。

「咳！」連長忽然哼出了一個微弱的嘆聲。

張娃吃驚地轉過頭來，叫着說：

「連長！……」

土窰裏又突然黑暗了。張娃已經用他手中的槍不小心地索朗一聲擊碎了身邊的燈罩。

「奶奶！……」唐連長氣得罵不出聲來。他的鼻子裏又充塞了那不堪當的
矢臭。

「奶奶！……」張娃驚駭地自己埋怨着，急忙地打開了小的籐箱，摸出一
張捲紙煤的紙來，裁成四方。摺了一會，做了一個燈罩。

橋
噤！……噤！……

上
河東來的火柴，不是只有半邊紅頭，就在張娃的有力的手裏斷了。他一共
劃了七八根，纔點着了那盞燈。這在唐連長彷彿等待了十年的一樣。他的心裏
空虛得實在難受，窒息的臭氣又一陣一陣的衝進了他的鼻子。

土窖內又明亮起來，一會兒那香甜的氣息又把臭氣趕走了。

張娃握着槍桿，把槍湊到了連長的嘴邊，說：「吸吧，連長！一會兒就有
精神啦！」

他看見連長的嘴脣微微地噙動了一下，面上浮過一陣輕淺的微笑。但他像

拒絕似的沒有把槍口含住在嘴裏。

張娃明白了。他立刻掉轉槍口，含在自己嘴裏，吱吱地拚命吸了起來，對着連長那邊噴過煙去。

小小的土窯內立刻迷漫了香甜的煙霧。

彷彿清晨在濃霧的玫瑰花園裏吸到了清鮮的空氣一樣，現在唐連長的精神漸漸恢復過來，能夠稍微的指麾自己的身體了。

「張娃！……」他發出了低微的聲音。

張娃注視着他，喜歡地詢問說：

「是！好一些嗎，連長！吸一口吧！」

連長點了點頭，開開嘴來含住了遞過去的槍口，閉着眼睛，短短地吸了一口，一直吞到心頭，沒有讓一絲的煙回出來。

「奶奶！……」他低聲的說。那是他痛快的表示，又並不恨誰。這一口煙

吞下去，他的心頭的那東西便中了毒一樣，不大能作怪了。

『是！連長！把我急死啦！』張娃望了一望他的面孔，感動地說，不覺臉
上露出笑容來，眼眶裏含着淚。

連長含着槍，也感動地點了點頭，又吞了兩口煙。現在他有了力了。他能
稍稍指麾他的手足了。他的心頭的那東西彷彿已經死去，現在急切地需要的是
充實牠的空虛。

吱吱吱……濃煙從槍桿裏一直通過他的喉嚨，在他的心頭盤旋着，刺戟着
他的血管，填塞着那受傷的破洞。

『奶奶！林娃那傢伙呢？』他望了一望自己的衣服，忽然想到了林娃。他
的衣服全是泥，這裏那裏還着了油漬一樣，一塊塊一團團的。

『是！連長！他去找連附去啦！——這裏已經是金陡溝的東北頭，走到窰
子外面，就能看見底下的溝，連附和他的隊伍應該不遠啦，連長！』

『好吧，快些燒煙！』

『是，連長！』

張娃先提了一支前門牌香煙給連長，給他點了火，便拿着杆子燒煙泡。他真能幹，什麼事情不待連長吩咐，就給做起來了。他還燒得一手好煙泡。連長看着他把杆子黏了一點煙膏，滴溜溜的在火頭上轉着，一點不會燃燒，只看見那煙膏被炙得膨脹起來像燈籠一樣，這時便很靈活地用他的拇指，食指或中指輕輕地搓捻着，在手心裏滾擦着，又黏了一點煙膏，在火頭上轉着炙着。兩次三次，煙泡漸漸大了，他便趁着熱把牠裝在葫蘆上，隨手拔出了杆子。

吱吱吱……吱吱吱……

連長用力的吸着，張娃一手扶着槍杆，一手用杆子輕輕地撥動着煙泡。牠很靈活，正合着吱吱吱的節拍，彷彿在那上面跳舞着似的。

現在連長的口邊鼻子裏，都噴出煙來了，那也是灰黃的顏色，正和天空與

田野一樣。只有從那葫蘆上偶然吹出來的煙帶上青色，但牠盤旋着盤旋着，也就很快的消失在迷漫的灰黃色的煙霧中。

連長坐起來了。張娃給了他一杯開水，又給他點了一支香煙，仍跪在氈上燒着煙泡。連長的心頭現在已去了三分之一的空虛。他一面吸着紙煙，一面想到了戰事，喃喃的說：

『居高臨下？……又趁着北風！……』

上
見一點槍聲——說不定土匪已經跑走，咱們的隊伍趕過去了吧？——林娃快要回來啦……』

『快些燒吧，香煙真沒勁！』

張娃很快的又把煙泡燒好了。

吱吱吱……吱吱……吱……

連長吞了一口很長的煙，閉上了眼睛一動不動的躺着，好像在細細地領受那甜蜜的煙的滋味，陶醉地沉思着快樂的過去的一葉。

罈子裏滿是朦朧的煙霧，如同罈子外面的灰霧一樣。但這裏是培養生命的煖房，快樂的搖牀，世界雖大，却是抵不過這幾尺寬的土罈的。

現在連長的心頭愈加充實了，空虛的破洞漸漸狹窄起來，快要彌縫了。再有兩盅有力的煙，他便可騎上馬，和出發時一樣的有精神。

『燒一盅煙灰，張娃！勁大得多哦！』他一面說着，又坐了起來，口裏含着香煙，開始抬着衣上的灰土。

『奶奶！……漿子一樣！』他呂着搓着，那一團團的油漬似的灰土好不容易去掉。牠真的和漿子一樣，即使是乾的，一着到衣上便緊緊的黏住了。

張娃拔出了葫蘆，用剷子杆子挖着剔着，倒出很多的煙灰在小盅裏，隨後又把牠揩磨了一會，重新把葫蘆套在槍杆上。

連長已經放棄了他身上的灰土，又倒在煙盤旁靜靜的望着。張娃用杆子挑了一次煙膏燒着捻着，隨後就往盂子裏挑煙灰。

『勁大得多啦！』連長喃喃的說，像歡樂地而又飢渴地起了一陣垂涎。隨後撫摸着那支發着光的紅黑色的槍杆。又繼續的說：『十五年啦！……十五年啦！……老朋友！』

『是！連長！』張娃應聲說。他雖然還只跟了他兩年半，他可是知道連長的話是非常實在的。單在這兩年半裏，連長就沒有一天，沒有一夜離開過牠。牠總是常在他的手裏，他的身邊。連長家裏有着兩個太太，生得並非不漂亮，連長却沒有像對這支槍的親熱。有時太太來找他，他還竭力的躲避着她們。他簡直比孔夫子還規矩，怎麼漂亮的女人都不能打動他的心。

『女人一點沒有意思，只有這纔是好朋友！』連長常常這樣說，指着這一
支槍。

砰！

槍聲忽然響了。像是在不遠的金陡溝裏。

張娃丟了煙泡驚愕地站了起來。

『連長！……』

連長的面上也掠過了一陣陰影。

但是立刻就寂然了。只有風在外面呼號着。

『慌什麼！趕快燒吧！——不是風聲，就是咱們的放哨！』

『是！連長！——讓我去看一看吧！』

『奶奶！我還不知道嗎！幹你的！』連長睜着眼說，頗有點憤怒的樣子。

『是！連長！……』張娃回答着，又跪下去繼續燒那煙泡。

可是張娃的心沒有定，胡亂地想着；那明明是槍聲，而且就在很近的地

方。軍隊的還是土匪的呢？軍隊指定的地方是在溝的那一頭，離開這裏還有三四里路，怎麼會放哨到這裏來呢？要是軍隊，他們一定在這邊山坡上，應該早就看見土窖外的那兩匹馬。連長的馬，大家是認識的，就應該有人到土窖裏來了。而且林娃去了——這許久沒有回來，這明明是這附近沒有軍隊。……

張娃手不覺起了一陣戰慄，彷彿土匪已經從溝下上了坡一樣。

雖然這土窖是冬溫夏涼的，但到底還在寒冷的冬天的氣候裏。他的手中的煙泡插上煙眼就很快的冷了，失去了粘性，隨着杆子離開了煙眼。——他必須從新在火頭上燒着，在手心裏滾擦着，再在火頭上燒熱，插到煙眼裏去。

但這時他又聽見了外面的聲音，而好像是誰在低聲喊着似的。於是煙泡又冷了，他必須再燒過一次。

「奶奶！」連長生氣了，「你這傢伙這樣沒用！——咱們一個人一支槍就當得那土匪十來個人，現在去了這許多人，還怕趕不走那些傢伙嗎？哼！咱們

居高臨下。怎麼上得來！」

連長可真急了，看着張娃兩次三次的裝不上烟泡。他的心頭雖然已經充實了許多，但那裏可還有一個窟窿似的地方，沒有合起來，所以他還仍然飢渴着似的不好過。他必須再吸上兩盅，纔能完全填實那窟窿。

「連長！讓我去看一看吧！……我明明聽見有人低低的喊着近來啦……」張娃裝好煙，站起來，拿着盒子槍出去了。

「奶奶！……管你烏事！……明明是風聲。」連長接着，又吱吱吱吸了起來。

「連長！」張娃很快的回來了，臉色非常蒼白，一時說不出話來。

「怎麼啦？……大驚小怪的做什麼？」

「旗子……土匪……快走上坡啦！」

「沒事！沒事！……走得高跌得低！……讓我吃飽了煙……你就在門口望

着！」

吱吱吱吱……吱吱吱吱……

連長狠狠的吸着。打仗並不怕，只要他吸飽了煙。煙灰的勁大得多了，再是一盞，他的心頭便可完全充實了。那窟窿是必須先填得結結實實的。

橋

『連長！……他們快上坡啦！……開槍嗎？』

『不慌！……聽我的命令！』他說着，蹲了起來，自己燒了。

『走巴！……連長！……趕緊！……兩個人上坡啦！』張娃說着走進來扯住了連長的手臂。

上

『奶奶！……上來了更好！……』他推開了張娃的手。

『十幾個人……上來啦！……連長！趕緊走！……』張娃又站到門邊慌張地望着。

『你去備馬，不要給他們看見，我立刻就來啦！』連長一面說，一面仍在

火頭上燒着煙泡，用兩指捻着搓着，在手心裏滾着擦着。他的手段比張娃高明得多了，裝到槍眼上決不會落下來。

吱吱吱……吱吱……吱……

他吸了一口很長的煙，讓牠一直通過喉嚨裏了……

砰！

現在他心頭的那窟窿有東西塞進去了。

他很舒服。彷彿吃醉了酒似的，朦朧地閉上眼，睡倒在氈子上。

窯土裏的煙霧又濃厚了起來，和外面的天空與田野一樣的灰黃。紙罩的淡白的燈光和外面的太陽一樣，哭喪着臉，不時戰慄着，像要熄滅似的。

鼠牙

一

橋

上

『我的穀子少啦！』

一天早上，阿德哥到穀倉裏來拿穀子的時候，湊巧碰到阿長嫂也在那裏拿穀子。她看見他進去，不打一個招呼，劈頭就是這末一句，眼光銳利地釘住了他，彷彿在懷疑着那沒良心的勾當是他幹的一樣。

阿德哥氣忿地揭開自己的穀倉，裏面一個角落裏，周圍約有三寸寬，凹下了寸把深；——他的穀子可真的少了！

這在十天前，是和外邊一樣平的，甚至可以說，還要高了一點，因為他總

是就近邊的拿，拿不到裏面去。若說是外來的賊，一定夜裏進來，成籬成担的偷了，決不止這一點，偷到了手，便得開開大門抬出去挑出去。然而大門是他開關的，可沒有一天早上不好好關着。裏面的賊呢，別的人家沒有婚喪大事，也沒有襲穀做衣服，沒有緣由進祖堂。穀倉就在祖堂的後面，不走祖堂是沒有別的路的。後堂只有他和阿長嫂兩家有份，別人家即使進了祖堂，又誰敢走進後堂呢，況且他們都在那裏放着穀倉？

他這樣想着，腳底下忽然踏到了一粒一粒的穀子，低下頭去，他看見在他的穀倉和阿長嫂的的穀倉中間，散落着很多的穀子。阿德哥抬起頭來，也用銳利的眼光釘住了她，氣忿的說：

『鬼偷的！』

『可不是鬼偷的是什麼！』阿長嫂撇一撇嘴，惡意地笑了一笑。

這嘴臉叫他受不了，倘若阿長嫂是男人，他早已拍的一個耳光打過去了。

——然而她是女人，阿德哥只得按捺住了。

『大家鎖起來！』

『你鎖吧！我是孤孀，不怕人家吃掉我！……』

他跳起來了：

橋

『你不鎖，我也不鎖！我也不怕人家吃掉我！』他氣得穀子也不拿，丟着籬走了。

上

『明明是他拿了我的，故意把裏面的扒一點到外邊，又假裝着她自己的穀子也少啦！』他回到家裏，氣洶洶對他的妻子說，『少了穀子還不要緊，我阿德活了四十多歲，今天却被那惡婆誣做賊看啦！』

『她仗着孤孀的勢，你怕她，我就不怕！……』阿德嫂咬着牙齒說。要不是她的大女兒阿珍拚命扯住她，她便跑到阿長嫂那邊去了。

阿德哥的房子是在祖堂的西邊，前後兩間。阿長嫂的在東邊，也是前後兩

三 通 小 叢 嘗 還。

間。後堂正在他們兩家的後房的中間。後堂外的一個院子，是兩家有份的。他們的曾祖父這樣的分給他們的祖父，祖父傳給了他們的父親，父親傳給了他們。他們都是三代單丁。阿長哥已在三年前死了，只剩下阿長嫂和一個十三歲的兒子阿生。阿德哥這邊倒有兩個女的，兩個男的。自從阿長哥死後，阿長嫂時常到阿德哥家裏來麻煩，今天討這樣，明天借那樣，還時時哽哽咽咽的訴苦，說她窮，過不得日子。阿德嫂早就夠討厭她了。論財產，阿長嫂的田比她多。論人口，比她少。論家事，比她清閒。然而阿長嫂還不知足，老是借着孤孀爲名，想從她這裏拿些什麼東西去。一隻碗，一根草，都要借，借去了就不歸還。

『現在又拿我們的穀子啦！』阿德嫂對着阿德哥狠狠的說，『都是你這老不死，老是說算啦算啦，她是孤孀！你得了她什麼好處……我可不答應！再不准借什麼給她——一根草也不答應！……阿嫂，阿嫂，少喊些吧！真肉

麻！……」

「算啦，算啦！好好的同你說，老是自己吵起來！——你想個什麼方法，穀子不再少呢？她可不願意我們鎖起來。」

「不中用的男人！到你的田裏去吧！我自有辦法的！」

第二天早上，阿德嫂牀邊的板壁上挖了一個小小的洞。從這洞裏，可以望到後堂的兩個穀倉。

「偷吧！好偷啦！」她故意大聲的說着。

這時後堂那邊忽然發出聲音來了，好像是切切的語聲，躡着腳走路聲。

阿德嫂跪在牀上，貼着板壁，貫注了精神，往後堂的上下左右搜索着。

「媽！……」後堂那邊有小孩子在叫。

阿德嫂忽然看見了那邊板壁上也有了一個小小的洞，洞邊正貼着一隻靈活發光的孩子的眼睛，隨後脚步響，那邊就換了一隻大人的眼睛，惡狠狠地正對

着她這邊望着。

『還不是做賊心虛！早已在那邊挖了洞探望啦！』阿德嫂心裏想，禁不住重重地拍着板壁，尖着嘴，像趕什麼似的，發出一種聲音來：

『噓~~~~~！』

那邊阿長嫂也拍了一下板壁，發出了同樣的聲音：

『噓~~~~~！』

『鬼偷我的穀子！』阿德嫂罵了。

『畜生偷的！』阿長嫂在那邊應着。『吃了我的穀子爛舌根！』

『偷穀子的爛肚腸！短命鬼！』阿德嫂在這邊拍着手掌。

『斷子絕孫！』阿長嫂在那邊拍着床沿。

二

有一夜，阿德嫂突然把阿德哥推醒了。

『賊又在後堂偷穀啦！』她低聲的說。

阿德哥沒有聽清楚，只聽見一點尾聲，隨後就很靜寂。他們屏息的過了一會，後堂裏的聲音又起了。像是脚步聲，開穀倉聲，舂穀子，倒穀子聲。

『媽！』小孩子的低低的叫聲。

『不要做聲！輕輕的！』阿長嫂的很輕的聲音。

『你看！還不是那孤孀！……』阿德嫂附着她丈夫的耳朵說。

於是他們祕密起來了，不點燈，也不穿鞋子，輕輕的開了門，一個往後堂外的院子，一個往祖堂的門口。阿德嫂相信阿長嫂一定從祖堂進來，阿德哥是男人，有點不便，所以她獨自當了那一路。

這一夜正是秋盡冬來的月底，天氣很不好，外面漆黑的什麼也不看見。阿德嫂很小心的躡着腳摸索了過去。

『做賊方便，捉賊可也方便！……現在可落在我的手裏，怎樣也逃不掉啦！』她暗暗想着，心裏非常的痛快。

出了前房，轉了一個灣，阿德嫂漸漸走近祖堂的門口了。什麼聲音也沒有，只聽見她自己心頭的跳動的聲音。

她摸到了祖堂簷口的第一根柱子。

她知道祖堂兩邊的門都是上着門的，只有中間的兩扇可以進出，她便又着手斜對着中門攔了過去。

突然——一隻冰冷的手伸了過來，正觸着了她的手……

『賊……啊！……』她驚駭地發出了尖利的叫聲，退倒了幾步，無意中彷彿覺得那賊是一個可怕的男人一樣。

就在同一個時候，那隻冰冷的手也驚駭地倒退了幾步，發出戰慄的聲音：

『賊……啊！』

阿德嫂清醒過來了。那是阿長嫂的聲音，一點也不錯。果然是她！阿德嫂又立刻胆壯起來，惡狠地向那發聲音的地方撲了過去。

這時阿長嫂也已對着她這邊撲了過來。

兩個人抱住了腰，攔住了手，你揪我，我揪你的攪做了一團，一面叫着捉
橋賊，隨後就倒在地上滾着打着。

同時，後院裏的喊聲也起了。阿德哥在黑暗中追逐着阿生，阿生在躲着罵着，都喊着捉賊。

上

阿德哥的一家人點着燈起來了，大門內同住的鄰居們也起來了。有的背着棍子，有的拿着刀，都大喊着捉賊，往祖堂前和祖堂後奔了去。

「賊在那裏？」

「不要放他走！」

「綁起來！」

『打！打！打！』

有些人叫着尋着找着，有些人躲在被窩裏喊着助威，鬧得隔牆的鄰居們也點着燈起來了。

『捉到了嗎？』隔壁有人問着。

但是等到拿着燈籠走近祖堂和後院裏，大家都驚愕地呆住了。

阿德嫂和阿長嫂在地上滾着，打着，撕着，衣服都破了，臉上手腕上流着血。那邊是阿德哥和阿生撲來跳去的追着罵着。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賊沒有捉到，却自己先打起來啦！』惠生房長大聲的問着。

『她就是賊！……她偷我的穀子！……』阿德嫂一面撕打着，一面叫着說。

『她偷我的穀子！……她是賊！……』阿長嫂叫着說。

「唉，真沒道理！有話好好說！你們兩個人發瘋了嗎？」

「放手！放手！大家放手！」

幾個女人叫着，勸着，好不容易纔把她們扯開了。但是她們還拍着手掌不息的罵着。

「好啦，好啦！到後堂去看！」惠生房長提着燈籠走近了祖堂的門邊。門關得緊緊的。惠生房長拉着開來，便嗚嗚的響了。

「真是發瘋啦！」他喃喃的說着，「門關得好好的，誰進過祖堂！」

「我聽見她在裏面！」然而阿德嫂和阿長嫂都這樣說。

後堂門也關着。裏面並沒有什麼痕跡。揭開穀倉來看，兩邊都說少了。

「你們看吧，我用穀扒畫的記號在這裏！」

「你們看這地上的穀就知道，不是從我這邊到她那邊？」

「我看你們都弄錯啦，」惠生房長搖着頭說，「半夜三更，好冷的天氣，

害得大家睡不得！她們是女人，阿德，難道你也這樣胡塗嗎？哼！明天把那一隻角爬開來看看吧，你們就會明白的！」

「房長的話不錯！那很像是老鼠偷的！」

「我從前的穀倉也正是這樣！房長的話很對！」

大家說着勸着，推的推扯的扯，總算都回去睡了。

三

「那裏有這許多老鼠——還不是她那邊過來的！」阿德嫂氣忿的說。

三天後，她從妹夫家裏捉來了一隻小貓。牠咪咪的叫着，長着一身很美的玳瑁毛。「冬狗夏貓，」牠正是在夏天裏生的，會捉老鼠是毫無疑義的了。

但是第二天早上，阿長嫂房裏也來了一隻貓。牠的叫聲宏亮而且兇惡，苗烏苗烏的叫着，却是一隻老貓。

過了幾天，阿長嫂把繩子一鬆，牠就首先跑到阿德嫂這邊來。那真是一隻可怕的老貓，野貓似的，又大又黑，兩隻眼睛和狐狸的一樣，炯炯地發着可怕的光。阿德嫂的小貓見着牠就嚇得躲藏起來。

後堂裏的老鼠現在不安了，時常吱吱的叫着，成羣的奔跑着，逃到阿德嫂這邊的樓上來，樓板上像有幾十個人在那裏跑着，樓板就要穿了似的。

「現在老鼠要給牠捉光啦！」阿德哥高興的說。

但是阿德嫂却不相信這個，她覺得這於她家更不利。

上
「那裏捉得光！」她撇一撇嘴說，「你看吧，牠把那邊的老鼠全趕到我們這邊來啦！」

阿德嫂的預料很準確，從前她家樓上很少老鼠的動靜，現在一天比一天鬧了。那隻老貓一到夜裏很少到這邊來，只在阿長嫂那邊喵喵的叫着，不大管這邊。這邊的小貓年紀輕，只會咪咪的叫，老是捉不到一個老鼠，日子

多了，在樓上的老鼠愈加胆子大了。

勒勒勒勒，噶噶噶噶……

牠們在樓上咬着櫃子，櫃子。

叮咚叮咚，乒乒乒乒……

牠們掀着桶蓋。

有時牠們又咯轆轆的滾着什麼。

每夜，阿德嫂眼睛纔閉上，樓上的響聲就發作了。她喚着貓，小貓咪咪答應了幾句，樓上也就沉寂了一會。但等她朦朧地又將開始做夢的時候，樓上的響聲又起了。

『這怎麼過日子呀！』阿德嫂氣得拍床着大罵起來，『都是那鬼東西把老鼠統統趕到這邊來啦！』

於是睡在她身邊的三歲男孩就突然從睡夢中驚醒得哭了，接着便是那六歲

的女孩也哭了起來。

這時阿德哥和那兩個子孩也睡不熟了。他歎着氣，埋怨似的說：

「阿呀，算啦，算啦！你這麼一來，就天翻地覆啦！我白天要到田裏去作工的哩！給我好好的睡哩！」

「難道我白天不要煮飯，洗衣，喂奶？——我幾時白天睡過覺嗎！我不愛在夜裏睡覺嗎？哼！誰弄的我們天翻地覆的！你得了她什麼好處，不怪她倒來怪我？……」

上
（又來啦！……老是這麼一套！……明天再說吧！……）

「這許多老鼠，你總要想一個法子啦！……」

「忍耐一點吧，小貓大了就有辦法的。……」

「老是小貓小貓，虧你一個男子漢還抵不上一隻小貓！」

「阿呀！算啦，算啦！我說！」阿德哥終於因了日間過度的疲勞，打着呵

欠睡熟了。

阿德嫂也夠疲乏了，口裏咒詛着，也漸漸睡熟了去，夢中猶聽見老鼠的各種各樣的響聲。

樓上本是堆積東西的地方，現在各樣東西都破的破，爛的爛了，不是在這裏給你咬上幾口，就在那裏給你啃幾下，籬及稻繩，舂斗和風箱，幾乎都不能用了。

「這還了得！這還了得！」阿德嫂一走到樓上就像發瘋似的團團轉了起來。

這裏那裏全是尿燥臭，真叫她作嘔。

「給那鬼東西害的夠啦！害的夠啦！」

然而這事情似乎還不止如此，阿德嫂這邊是一禍未除，一禍又來了。
那就是那隻老貓。

牠現在只揀着白天來了，好像牠第一步驅逐老鼠到這邊來的使命已經完成，接着就開始牠的第二步的工作。

牠追逐着小貓，又追逐着小雞。一天，竟把阿德嫂的一隻小雞趕到了陰溝洞裏，死在那裏。阿長嫂很像故意不喂牠，所以牠總是餓鬼似的跑到這邊來搶小貓的飯碗。這還不夠，牠還要頂食罩，開櫥門，推鍋蓋，翻瓶飯。

碎浪，碎浪！……

上

牠時常打破阿德嫂家裏的碗盞。

「你這畜生。我和你前生結了什麼冤呀！你要怎樣作弄我！」阿德嫂跳着叫着，幾次背了門門追打牠。

然而牠並不怕。牠跑的快，跳的高。無論阿德嫂家裏的人怎樣追打牠，一個不注意，牠又在翻碗盞找食物了。

「我不結果你這狗命，我不是人！」阿德嫂發誓說。

她不再趕牠了，她想着種種的方法，要捉到牠。

於是，這老貓終於給她捉到了。

她故意在食罩下擺下幾塊連骨帶肉的魚，用一根小棍子支起了食罩的一邊，讓牠剛剛可以進去，但在食罩上却壓着一條很重的硬木方凳，足足有十來斤重。

浜！……

老貓一進食罩。觸着小棍，食罩就壓了下來，只剩着一個尾巴在外面。

苗鳴！苗鳴！苗鳴！……

牠大聲的號着。

阿德嫂便把牠細了起來，拿着鐵鎚，當頭擊了下去。

老貓抖動幾下，不再響了。

當天晚上，牠被丟到了後牆外的田裏。

阿德嫂現在心裏痛快了。除去了老貓，好像已經除去了所有的老鼠一樣，她的小貓現在也出來趕老鼠了。她每天只喂牠一頓，而且只在中午，其餘的時候讓牠餓着去找老鼠。

她聽見牠在樓上狠命的追逐了幾夜，老鼠的聲音果然漸漸靜了。

吱，吱，吱，吱，吱，吱……

後堂裏漸漸熱鬧起來，又漸漸冷靜起來，彷彿在阿長嫂那邊吵鬧了。她時常聽見阿長嫂在半夜裏咒罵的聲音，拍着床沿驅嚇老鼠的聲音。

「一報還一報！」阿德嫂得意的說，「你會趕過來，我會趕過去！」然而老鼠趕走沒多天，阿德嫂的小貓也不回來了。

苗~~~~苗~~~~

阿德嫂的大女兒聽見牠在阿長嫂的廚房裏悽慘地叫了兩聲，以後便寂然。第二天，阿德哥在後牆外的田裏找到了小貓的屍體。

四

「沒有辦法的！算啦算啦！」阿德哥說，「忍耐一點吧！」

「你叫我受罷。倒叫她去快活嗎？」

三 通 小 叢 嘗

「大家一樣的。這邊有老鼠，那邊不會沒有。老鼠不是死東西。你仔細的聽吧，她還不是在叫着趕着？——真要只是我們這裏有，也是見得我們的興旺，所以趕不走牠們。你不記得從前林家阿孀怎樣說的嗎？她說她家裏火燒前半月，就不聽見一隻老鼠的聲響，牠們已經先搬了家啦！我祖父也常說，那一家老鼠多，那一家必定興旺。老鼠是有靈性的……這樣想想吧，做什麼要自尋苦惱呢？……」

「好呀，好呀！你總是給她辯護！給人家弄得天翻地覆，也是我自尋苦惱！——我以後不管啦？無論什麼事情不要來問我！……」

『又生氣啦！阿呀！就算我說錯了好嗎？』

『你會錯嗎！你不會錯！都是我不是！我不怪你就是！老鼠原來弄不光的，既然越多越好，就讓牠們來吧！把我的飯讓給了牠們也好，牠們纔會生子。纔會叫你家裏興旺哩！……』

橋
住了阿德嫂的氣。
『好啦，好啦！睡吧，明天再說！不要生氣啦！』阿德哥陪着小心，纔接

上
可是阿德嫂也真的不想管了，反正是弄牠們不完的。牠們會跑，會生，又狡猾。

『讓牠們去！就讓牠們去！橫直這邊沒有啦，那邊也會過來的。這邊多了起來，也不怕不到那邊去！』

75
『這話對啦！』阿德哥說，『老鼠到底是小東西，無論怎樣多，也吃不了好多東西，咬不爛好大的孔。難怕牠一千個一萬個，也比不上我們一個人。那

一家沒有老鼠！讓牠們去吧！晚上睡不熟，慢慢會慣的。」

這話果然不錯，不久以後，大家也就漸漸慣了。不但這邊如此，阿長嫂那邊也不再拍床聲，咒罵聲，斥逐聲了。

老鼠們現在得到了完全的自由和快樂，從這裏到那裏，從那裏到這裏，掘着洞，繁育着子孫，找食物，耍把戲，毫無忌憚了。牠們最先只在樓上走動，隨後走到樓下來了。最先只在夜裏出現，隨後白天裏也出現了。

吱吱吱，吱吱吱……

慢慢走到阿德嫂身邊來了。

「咦！這東西倒也怪好玩！見着人便發抖，急急忙忙喘着氣！」阿德嫂不覺笑了起來。『其實我要想捉你，也沒法的，怕什麼！』

然而阿德嫂雖然對牠們客氣，牠們却仍懷疑着阿德嫂，瞥見她的目光，便刷的溜走了。

牠們生來便聰明，曉得把尾巴伸到瓶裏去偷油，曉得抱着蛋仰臥在地上，讓別的鼠兒含着尾巴走。阿德嫂起初不相信，以後真的給她見到了。

『這些小東西倒也看輕不得！』她喃喃的說。

牠們的窠在那裏，阿德嫂總是找不到，牠們一會兒從床下出來，一會兒從牆壁裏出來，又一會兒從簷下出來，很像到處都是牠們的窠，也很像到處都不是牠們的窠。

『能不咬爛東西就好啦！』阿德嫂說。

但是這一點，牠們絕對做不到，無論阿德嫂怎樣對牠們好，牠們常常咬破她的箱子，櫃子，抽屜，衣袋。

勒勒勒，勒勒勒……

老是啃咬着什麼，像在磨牙齒似的。

有時沙沙沙，沙沙沙，好像誰在梳頭。

有時又格格格，格格格，像木匠在鉗板壁上的舊釘子。

有時又像鬼在走路，鬼在開門，那樣的輕。

即使在白天，牠們也很少休息。牠們的慾望永不會滿足，無論吃的東西是怎樣的多，總是連一粒米，一層殼也給搬了走。

阿德嫂相信自己的腳上是沒有什麼可吃的東西的，除了那難聞的氣息。然而有一夜當她睡熟的時候，牠們竟把她的襪子咬破了。

『什麼東西呀，腳根上癢癢的！』她伸了一伸腳，就有一個老鼠從她的被窩上跳了過去。她摸一摸腳，那厚層層的襪子已經給咬了一個大洞。

『少叫人討厭一點不好嗎，鬼東西！』阿德嫂不由得又生了一點氣。

但是過了不久的一個夜裏，她那個六歲的孩子忽然從睡夢中號淘大哭起來了。她燃着了火柴，一眼瞥見兩個大老鼠從他床上跳了下來。

『怎麼啦，阿寶！』

「老虎，老虎咬我哪！」他叫着哭着，捧住了自己的頭。

「瞎說！是老鼠，怕什麼！」

「阿呀呀！嚇殺啦！媽！……我看見一隻很大的老虎，不是老鼠呀！牠咬我的頭皮哩。……聽聽聽！……」

阿德嫂非常生氣了。孩子近來生了癩頭。老鼠居然還要磨難他，把他的頭

皮啃得紅紅的，又痛又癢。這倒不要緊，孩子却因此吃了嚇，生起病來了。

「這還了得！這還了得！」她對着阿德哥說，「都是你這老傢伙勸我不要捉老鼠。現在老鼠咬起人來啦！老鼠是你的祖宗嗎？你這樣保護牠，你去做牠們的孝子吧！我可不答應！」

「哈哈哈哈哈！……」阿長嫂忽然在那邊大笑起來，像聽見了這邊的話。

阿德嫂的血管都綻漲得快炸裂了。

「慢些高興吧！看老娘要你的狗命！」她咬着牙齒，拍着板壁，罵着說。

「笑不得嗎？畜生！」阿長咬也就在那邊拍着桌子回答了。「怪不得愛咬人，原來你是老鼠的臭婆娘！」

「儘管笑吧！看老娘剖你的肚腸！」

「儘管咬吧！看老娘割你吧舌根！」

「……」

五

現在阿德嫂把所有的氣恨都歸在老鼠們的身上了。她咬着牙齒，親自到城裏買了一隻鐵絲籠來，恨不得把所有的老鼠一夜捉光，一隻一隻的剖開肚子來。

她在那鐵絲籠的機關鉤子上扎了一段臘燭，扣住了籠的門，一聲不響的擺在樓上，下來預備好了兩枚長釘，一個鐵鎚，一把刀子。晚上坐在床下靜靜的

等待着聲響。

砰！……噶隆！噶隆！……

果然不多時候，一隻很大的老鼠給關在籠裏了。

阿德嫂馬上把牠連籠子帶到了樓下。

『現在要剖你的肚子啦！』她故意大聲的叫着，想叫那邊的阿長嫂聽見。

『拿刀子來！釘子！鐵鎚！』

老鼠在籠裏東西亂撞着，發着抖，牠的眼光顯得可憐的哀求的樣子。

『求也沒有用啦！誰叫你不認得老娘！』

她先用小木棍插到籠子裏按住了老鼠，隨後就從鐵絲網的眼裏插進一枚長

釘去，剛剛對準着牠的尾巴的上部，用鐵鎚敲了下去。

吱吱，吱吱！……

牠微弱的叫了起來。

『現在你可哭啦！』她大聲的說，『笑吧！爲什麼不笑了呀？再痛快的笑給我聽聽吧！你的笑聲真好聽！那一個聽見了你的聽音，不給你迷倒呢！——你！你原來還是一個雌的！你的丈夫那裏去了呢？你還會生孩子嗎！讓我剖開肚子來看一看吧，看你到底有幾根劣肚腸，幾顆黑心！』

篤！篤！篤！

她又在牠的耳朵上敲下了一枚釘。

『現在你聽見我說的什麼了嗎？聽呀！用你那一隻耳朵！老娘是不怕你逃走啦！——慢慢的來！』

她說着開了籠的門，把那一把舊小刀對着牠肚子上切了下去。

那是一把生鏽的沒有尖鋒的小刀，長久不會用過，現在只壓扁了牠的肚子，却沒有刺破一點皮，只壓得牠吱吱叫着，抖動着，搖着脚。

『笑吧！笑吧！打過哈哈呀！』

阿德哥看得難受起來了。他的心跳得很利害。雖然是一個男子，他總覺得這樣太殘忍了。

「阿呀！算了罷！早點結果牠算了吧！」他皺着眉頭，說。

「還要剖肚子！看牠有幾顆黑心！」

「算啦，算啦！丟出去吧！」

「不要剖肚子嗎？不剖肚子，就再在肚子上加上一枚釘子，讓牠慢慢的笑
着死！——阿呀！好不痛快！笑破肚子！——去！再拿一枚釘子來！」

於是刀子抽開，第三枚釘子對着肚子下去，肚漿迸了出來。老鼠抖動了幾
下，不再吱吱的叫了。

「咦，爲什麼不笑了呢！太爽快了嗎！——還會動！抖着腳！……」

第二天早晨起來，老鼠已經僵硬。阿德嫂把牠丟到後牆外，叫大女兒洗淨
了鐵絲籠，晒乾了，用火熏去了氣味，又扎上一段臘燭，把牠放在樓上，等第

二個老鼠的來到。

砰！……

當天晚上，又聽見鐵絲籠突然闖上了。

但那是阿長嫂那邊的一隻。

「現在你也在我手裏了吧？你這臭婆娘！」

阿德嫂聽見阿長嫂在那邊大聲的說。

三 通 小 叢 書

「現在要割你的舌根啦！——你真會罵人，割掉了你的舌根，看你還會罵人不會！拿釘子來！鐵鎚！刀子！……不要哭！再罵一個痛快吧！……你反正很會生孩子，現在你也可以到地獄裏去啦！……你要是怪你命薄，下世不要再

嫁給鼠子鼠孫！……」

篤！篤！篤！……

敲鐵釘的聲音。

「爽快嗎？罵呀！怎麼不罵啦？——再來一枚釘子！……」

篤！篤！篤！

「慢慢的死！臭婆娘！……」

阿德嫂氣得不願意再聽下去了，她往被窩裏一鑽，緊緊地捫住了耳朵。待到那邊完全靜寂了，她纔鑽出頭來。

這一夜裏，她沒有合上眼睛！她一肚子的氣沒有地方發洩，想再找個老鼠來報復。只是聽不到鐵絲籠的關闔聲，只聽到老鼠們在樓上樓下的嘶鬧聲。

上

三天五天過去了，老鼠仍沒有捉到。牠們顯然懂得了那鐵絲籠的利害，不再上當了。

「三角大洋換一隻老鼠！」阿德嫂忿忿的說，「這太不值得啦！太不值得啦！」

她越想越氣，忽然想到了一樣可怕的辦法。

『砒霜！砒霜！只有砒霜一次可以毒死許多老鼠！』

『那不行！』阿德哥固執的說，『一個不小心，我們自己中了毒，怎麼辦呢？老鼠是爬來爬去的！』

『怕什麼！我們吃的東西小心一點就是！米缸，食罩壓得緊一點。只有這樣纔出得我的氣！』

『算了吧！一隻老鼠也到底有一條命呢！』

『又來啦！你又要保護牠們啦！——我不管這些！』

阿德嫂終於設法買到了砒霜了。

她做了幾個包子，用砒霜拌着來做餡子，一聲不響的放到樓上。

當天晚上，樓上的老鼠果然特別忙碌起來了。吱吱吱，吱吱吱，叫着不休，像在歡呼，像在爭奪，像在搬運。

『現在可上了大當啦！』阿德心嫂裏想，不覺暗暗的笑了起來。

第二天一清早，牠便走到樓上去看。

包子一個也沒有了。

然而餡子却一團一團的在地板上。

『這東西真可惡！』阿德嫂驚訝地叫着說，『又白費了一番心血，一些錢
橋
！怎麼牠們知道這是吃不得的呢？』

她細細看那些餡子，幾乎連牙齒都沒有觸着過的一樣。有些餡子的外面，
上
還剩着一層薄薄的麵皮，有些却是單剩下了餡子。

『可是到底不聰明！』她忽而又高興的說，近餡子的麵皮上都是粘了不少
砒霜的！連那一層麵皮一起吃下去的，怕不見得不毒死吧！』

她得意地掃除了餡子，便拿着畚箕往池邊去傾倒。

刷！

她忽然瞥見了一個很大的老鼠從池邊竄了過來，鑽進了牆脚下。牠的口中

含着一塊白色的東西很像就是那包子。她細細檢查牠走過的地方，有着細小的濕印。

「這做什麼呢？」她想，輕輕的走近了池邊。

刷！

又是一隻大老鼠，含着一塊白的包子，從她身邊掠了過去，地上依然有點潮濕。

她隱在柳樹下，屏息地偷望到池水邊。

靠近埠頭的一角灘上，有兩個老鼠在水邊動着，嘴裏咬着一塊包子，在水面搖蕩了兩下，就刷的竄上了岸。

「這鬼東西！」阿德嫂立刻走到那裏去看，水面上浮動着粉屑。「牠們曉得把砒霜洗掉啦！」

同時，阿德嫂渾身的汗毛都豎起來了。

她想到了她家裏的人吃的正是這池裏的水。淘米，洗菜，全是在這裏，她的大女兒剛纔還在這裏淘了米，隨手帶了一桶水去的。

『早飯不要吃啦！不要吃啦！……有毒！有毒！』

她大聲的喊着，三步做兩步跑的奔回了家裏。

六

上

阿德嫂的面上忽然發現了兩顆老鼠疣，一顆在正中的前額上，一顆在左邊太陽穴的旁邊。這一向她只是忙着捉老鼠，沒有注意到什麼時候長的老鼠疣，現在却已長得很高，和米一樣大了。太陽穴旁邊的一顆倒還不要緊，前額上的一顆是最容易給人家看見的。

她的大女兒生了四顆，都在頭皮上。她不知道那是什麼，已經扣爛了好幾次，但却越長越大了。

「這真糟啦！不早點弄掉牠，越長越大，越長越多怎麼辦呀？」

「我早就說過，老鼠這東西是不好惹的！」阿德哥嘆息着說，「那是多麼有靈性的東西！牠現來對我們報復啦！誰又曉得牠以後會不會在我們的食物裏撒下一些比這還利害的毒藥呢！黃鼠症不也是牠撒下的毒嗎？北山下何家村的家人家不是全都死光啦？……阿呀？說起來真可怕！只有五六天！沒有什麼藥可醫！……」

阿德嫂聽着楞住了。她從來沒有想到這個。那事情，是她知道的。老鼠並不是以前沒有，然而自從養貓起，却一天比一天多了。說老鼠有靈性，會報復，這一向的事實已給她很大的證明。她不覺有點恐慌了。

「依你的話，應該怎麼辦呢？」

「我聽見人家說過：你給牠靜一夜，牠給你靜一年。不再害牠，牠也就

● 浙江永康人指對待老鼠的諺語。

不會害人的吧。」

阿德嫂呆住了。她做小孩的時候彷彿也聽見過這話，近來爲了那隔壁的對頭，却全不記得這些了。

「這東西是最會生的，牠要害你起來，一年生上幾萬頭，就連人都給牠吃掉啦！」

「瘋話！誰聽你的！總是你故意嚇人！」

但是阿德嫂雖然這樣說着，心裏也着實起了恐慌。

別的不說，單是那額上的老鼠疣，也就夠了。那就是沒有藥可醫的，只有用火燙。把一個銅錢套在老鼠疣上，點着一支香，吱吱，吱吱，燙了去，直到燙斷了根，嗚的一聲裂爆纔住手，就像刺心的痛，失去了魂魄一般。

爲什麼老鼠要對她報復呢？她爲什麼和老鼠結下了怨仇的呢？——阿德嫂細細的想了。

她 and 老鼠，原來是無怨無仇的。都是那隔壁的對頭引起來。要不是那對頭疑她偷穀子，她不會恨老鼠。要不是那對頭老鼠趕到這邊來害她，她也不會養貓。要不是那對頭罵她們是鼠子鼠孫，她便不會買鐵絲籠買砒霜害老鼠。偷一點穀，咬爛一點東西，在她原來是並不覺得怎樣要緊的。老鼠向來就有，她以前並不恨牠，更不會想到害牠，即使當她捉到了老鼠，把牠活活釘死，實際上她心裏所釘的是那隔壁的對頭，也不是老鼠。

「我那裏有心害牠，還不是那孤孀逼出來的！——她把牠們趕到這邊來，我現在客客氣氣的送還給她就是。」阿德嫂忽然想出了一個方法。

她現在再也不捉老鼠，不怪老鼠了。年底已到，全家都是喜洋洋的，做年糕，磨湯糰。她們有得吃，老鼠們也有得吃。到了正月初一，滿地都是瓜子花生的殼和肉，她不叫人動掃帚，專門留給老鼠們吃一個大飽。初二那一天，她命令着全家趁着天還沒有黑，便上了床，不准點燈，不許做聲，在床上擺些臘

燭的斷片，讓老鼠們取去做花燭。①

『老鼠今晚上要將女兒嫁到那邊去啦！』她附着阿德哥的耳朵說。隨後她暗暗的禱告起來。

老鼠們果然依從了她的心意似的，這一夜特別的忙碌了。

她聽見牠們在切切的私語，在大聲的歡呼，搬嫁裝，抬花轎，放鞭炮，吹喇叭，打鑼鼓。在這種種的聲音之外，彷彿還夾雜着一種威嚇聲說：『現在要把你們吃掉啦！』往後堂裏走了過去，一直到了阿長嫂那邊。

『哈！哈！哈！』

第二天，大家都高興的笑起來了，相信她們已經送走了許這老鼠，從此可以高枕無憂了。

但是過了十天，正月十二那一天，阿長嫂却在廚房裏煮了一大鍋子的杏

① 依浙江永康的老鼠嫁女的風俗和日子。

仁，隨後端出來在後院子裏剝着皮。

『把這些皮丟到樓上樓下的地板上去，讓新娘子們做鳳冠。』

阿德嫂聽見她在那裏命令她的兒子說。

『把磨支起來，讓牠們吃一頓喜酒。』

阿長嫂又在那裏命令着她的兒子。

阿德嫂注意着她們，天邊未黑，那邊就寂然無聲了。她們也一夜沒有點

燈。

『那東西又要把老鼠嫁過來啦！』阿德嫂憤怒的說。

『沒有的事！』阿德哥勸慰着說，『也許嫁到別的人家去的！我們不是對

牠很好嗎？』

然而阿德嫂却放心不下，她已經聽見了老鼠們的嘈雜聲，漸漸往這邊走過

◎ 依陝西部陽的老鼠嫁女的風俗和日子。

來了，那是切切的私語聲，歡呼聲，搬嫁裝聲，抬花轎聲，放鞭炮聲，吹喇叭聲，打鑼鼓聲……

在這種種的聲音之外，彷彿還夾雜着一種威嚇的聲音說：

『現在要把你們吃掉啦！』

三通小叢書新刊書目

(二)

名家創作選	名家散文選	英文學習法	兒童戲劇集	超	鄉間的悲劇	阿Q正傳	野	地上的樂園	西施與昭君	荒	文飯小品	素	愛眉小札	創	作	集	錦	一〇一五	張資平等著																																						
一〇〇一	一〇〇二	一〇〇三	一〇〇四	一〇〇五	一〇〇六	一〇〇七	一〇〇八	一〇〇九	一〇一〇	一〇一一	一〇一二	一〇一三	一〇一四	近代英國短篇小說選	近代美國短篇小說選	近代法國短篇小說選	近代德國短篇小說選	近代英國短篇小說選	近代美國短篇小說選	近代法國短篇小說選	近代德國短篇小說選	子愷隨筆	聖陶隨筆	冬兒姑娘	戀	平屋隨筆	蛤藻集	一〇一六	一〇一七	一〇一八	一〇一九	一〇二〇	一〇二一	一〇二二	一〇二三	一〇二四	一〇二五	一〇二六	一〇二七	一〇二八	一〇二九	高斯華綬等	愛倫坡等	莫泊桑等	克萊斯特等	吉百齡等	劉易士等	法朗士等	霍普特曼等	豐子愷著	葉紹鈞著	謝冰心著	廬隱著	夏丏尊著	老舍著		
魯迅郁達夫等	茅盾豐子愷等	林語堂詹文滄等	本局編輯部	謝冰心著	塞先艾著	魯迅著	魯迅著	廬隱女士著	顧一樵等著	方西著	周作人著	陸晶清著	徐志摩遺著	近代英國短篇小說選	近代美國短篇小說選	近代法國短篇小說選	近代德國短篇小說選	近代英國短篇小說選	近代美國短篇小說選	近代法國短篇小說選	近代德國短篇小說選	子愷隨筆	聖陶隨筆	冬兒姑娘	戀	平屋隨筆	蛤藻集	一〇一五	一〇一六	一〇一七	一〇一八	一〇一九	一〇二〇	一〇二一	一〇二二	一〇二三	一〇二四	一〇二五	一〇二六	一〇二七	一〇二八	一〇二九	張資平等著	高斯華綬等	愛倫坡等	莫泊桑等	克萊斯特等	吉百齡等	劉易士等	法朗士等	霍普特曼等	豐子愷著	葉紹鈞著	謝冰心著	廬隱著	夏丏尊著	老舍著

塔	騷	正	蜜	現代	現代	平	自	茅	花	長	新	朱	幽	哨	徬	春
的	和	在	味	女	女	屋	己	盾	邊	明	時	湘	默			
秘	騷	想	的	家	家	雜	的	選	文	燈	代	隨	文	喊	風	
密	子	★	夜	小	小	文	文	集	學	★	的	筆	選	★	★	
★	★	★	★	品	品	★	★	★	★	★	舊	★	★	★	★	
一	一	一	一	選	選	一	一	一	一	一	悲	一	一	一	一	
○	○	○	○	2	1	○	○	○	○	○	劇	○	○	○	○	
四	四	四	四	★	★	四	三	三	三	三	★	三	三	三	三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巴	魯	曹	張	蘇	謝	夏	周	茅	魯	魯	老	朱	林	魯	魯	
金	彥	禺	天	絲	冰	巧	作	盾	迅	迅	舍	湘	語	迅	迅	
著	著	著	翼	瀚	等	尊	人	著	著	著	著	著	堂	著	著	
			著	等	著	著	著						著			

初	春	平	梅	嚴	橋	不	冰	慘	地	文	女	茅	惠	櫻	俄	遲
戀	光	常	嶺	肅	算	心	心	地	藥	兒	盾	澤	英	情	暮	
★	不是	的	之	的	情	散	散	藥	兒	隨	公	公	集	★	★	
★	她的	故	春	生	書	文	文	兒	隨	筆	★	★	★	★	★	
一	了	事	★	活	★	★	★	心	珍	★	一	一	一	一	一	
○	★	★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六	了	★	★	★	○	○	○	○	○	○	○	○	○	○	○	
三	★	★	★	★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巴	葉	葉	張	張	魯	丁	冰	許	林	落	茅	魯	魯	歐	郁	
金	紹	紹	天	天	彥	玲	心	傑	徽	華	盾	彥	彥	陽	達	
著	鈞	鈞	翼	翼	著	著	女	等	因	生	著	著	著	山	夫	
	等	等	等	等			士	著	等	著				等	等	

海	的	圖	畫於	一〇六四	羅黑芷著
雪	的	除	夕於	一〇六五	張資平等著
殘			冬於	一〇六六	茅盾等著
五		十	元於	一〇六七	王統照等著
出			獄於	一〇六八	何家槐著
猴		子	控於	一〇六九	臧克家等著
雪			地於	一〇七〇	何穀天等著
鐵		窗	花於	一〇七一	林房雄等著
男		清	姬於	一〇七二	近松秋江等著
菜		俊	子	一〇七三	芥川龍之介著
惡		的	冤	一〇七四	谷崎潤一郎等著
冰		結	的	一〇七五	中河與一等著
美		少	年	一〇七六	有島生馬等著
雪		的	夜	一〇七七	里見弴等著
河			童	一〇七八	芥川龍之介著
富		美	子	一〇七九	谷崎潤一郎著
無		名	作	一〇八〇	菊池寬等著
家		日	記		
歸			來	一〇八一	莫泊桑著
羊		脂	球	一〇八二	莫泊桑著
克		蘭	比	一〇八三	法朗士著
小		天	使	一〇八四	安特列夫等著
迷			途	一〇八五	薩伐格著
保		羅	的	一〇八六	托爾斯泰著
淑		罪	狀	一〇八七	卞脫等著
拓		榴	石	一〇八八	杜斯妥亦夫斯基著
五		月	之	一〇八九	庫卜林著
胡		適	論	一〇九〇	哥果爾著
胡		適	論	一〇九一	胡適著
胡		適	論	一〇九二	胡適著
名		家	譯	一〇九三	魯迅等譯
現		代	詩	一〇九四	朱湘著
詩		的	話	一〇九五	朱湘著
隨		踪	的	一〇九六	魯彥著
小			草	一〇九七	許傑等著

落	我的設	魄	一〇九八	王以仁等著
抗	士的太	育	一〇九九	沈從文著
紳	筆與短	爭	一一〇〇	葉紹鈞著
孤	筆與短	雁	一一〇一	沈從文著
隨	筆與短	評	一一〇二	王以仁等著
落	魂受傷	評	一一〇三	魯迅茅盾著
靈	魂受傷	花	一一〇四	野蕪等著
隱	爾的一	者	一一〇五	巴人等著
她	爾的一	隱	一一〇六	許傑等著
包	氏父	日	一一〇七	凌叔華等著
八	驥	子	一一〇八	張天翼著
鷓	妻房的人	劉	一一〇九	沈從文著
嗅	妻房的人	登	一一一〇	羅昔等著
色	彩	人	一一一一	瀧田泣菓等著
夫	婦	武	一一一二	武田麟太郎等著
童	貞	國	一一一三	國木田獨步等著
小	病	豐	一一一四	豐島與志雄等著
定	兒	片	一一一五	片岡鐵兵等著
		久	一一一六	米正雄等著
碼	十郎之	橋	一一一七	森鷗外等著
藤	肉與馬鈴	戀	一一一八	菊池寬等著
牛	個	署	一一一九	國木田獨步著
一	個	人	一一二〇	志賀直哉等著
兩	幼	兒	一一二一	谷崎潤一郎等著
公	的	論	一一二二	菊池寬著
我	的	涯	一一二三	托爾斯泰著
選	的	近	一一二四	梭羅古勃等著
娜	女	拉	一一二五	易卜生著
黑	女	記	一一二六	蕭伯納著
聖	項	水	一一二七	霍桑等著
軟	項	歌	一一二八	莫泊桑著
戀	項	昏	一一二九	沙多維奴等著
黃	坡	士	一一三〇	什耶斯哥等著
坡	真	糊	一一三一	士革拉斯等著
天	真	士	一一三二	柴霍甫等著
密	交	友	一一三三	皮藍得婁等著
田	交	樂	一一三四	紀德著
附	掌	錄	一一三五	歐文著
古	史	錄	一一三六	霍桑著
沉	面	鐘	一一三七	霍普特曼著
人	面	瘡	一一三八	谷崎潤一郎著

三 通 書 局 營 業 要 目

學校課本	中西文具	機關用品	繪圖儀器	中西書籍	雜誌刊物
運動器具	各種掛圖	教育用品	兒童玩具	風琴樂器	各種地圖

中華民國廿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廿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發行

橋 上

編輯者 三通書局編輯部

發行者 上海三通書局

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印刷者 三通書局印刷所

四馬路中三三一號

門市部 南京朱雀路八〇號

杭州新民路三四五號

新京興安大街

代理店

南洋新加坡及全國各大埠各大書局

87
101035

